

例刊告廣

報晶

格價報定

丸濁白發科

金馬牌香煙

房藥大洲五海上

製藥界各

表鍊一條

自來血

會蓄儲法中

師程工國德

行分海上金城

深精學光

部蓄儲設增

大世界

安便上欲

BRILLIANT WIRE LAMP

明發大的荒天破

藥聖咳止

片藥補氏安兜

第十五回 姑婦物簪庭多故 男女交際門戶公開

諸君要知道張敬軒時不散去和官氏親近，原因乃為積威之見，原價官氏慣了，大約不奉官詔，遂不便進房，他對人說的那篇大道理，都是扯淡，婦怪叫起來，官氏忍不住也啾啾笑笑，就對那人知道迎進去了。這官氏心裏轉着，重傷後好，直捷得花怒放，鬆鬆搖擺，直奔進房，可巧奶奶你氣，總怪那人冒失了頭臉。

胡子寄廬以新著大江集見貺集者
諸作皆彼近數載中所爲之新賦詩
以別於其宗兄胡適所盛爲之新賦詩
者也吾於讀詩初無執著之成見
第凡有情有景有謂之者吾皆目之
爲詩既不知所謂之詩亦不知有廢
謂賦也寄廬所謂之新賦詩蓋仍舊
用舊詩體而以極端之淺語出之如
自香山之所謂其樂無解者原集其
在不類其集其類後附錄評詩
數首則吾固略讀之錄其偶然然
云「偶然我能得一神韻開兩枝
樂之發隨與封便得快樂散四海
人面上有笑容偶然我能得此詩
便能容人而不嫌凡便惡人入此
中堅封固鎖不使出更命巨靈寶以
去投入海而最深處」寄廬自注謂
原詩意境與筆力雅近吾國之古典
故亦寄廬之譯詩也格調以評之允
無訛是言寄廬之詩且能臻此勝境
則其所自爲者豈非吾情所樂望已

吾於詩未嘗樂而又極愛好之類
今之詩者宜別爲廣狹二義以
職言則詩者詞客之言爲擅極端
而作者淺深甘苦祇求自怡雖
爲流俗所訶罵要自不失我之
吾言之爲詩自爲詩也以廣
言則夫野唱山歌亦有能自怡天
者故雖村樞之所傳習童叟之所
吟亦謂之而成聲不亦風所
是奇所謂之也不則非而亦不
而儼朝朝格錄之言寓婉麗離奇
旨既無聲韻之可辨夫何體操之
言是直不成爲詩者也實不知
所謂詩者也強知有所謂詩之
語而與之言詩甚至將合我所學
之體以爲言以客席爲多矣刻剗
後從其詩亦不可得又奚笑於
於彼哉吾於新舊詩體之中從未
有一脈不通者今言詩者故
吾故人有吾所樂與言詩者故
其胸臆云樹世之作者知必不

妹則其贅婿也。走入歐者爲張宗
昌所逐，甯人所識之改爲四十餘萬。
盡爲宗昌所奪。仍留兩人不合去。
彼則致書收歿、棄巨資，否則必置兩
人於死地。發惡言不理。宗昌不得已
乃遣敬愛妹先歸。約以巨資贖職。
蓋實行排票的手段也。其後得款數
萬不可知而繼志已放散。則宗
昌之欲已蹙。不待言矣。此事愉快人
心。第祖宗昌之於蘭氏、強取豪奪
亦復類此。則其罪可誅耳。

▲鄉人某、充學校教員有年、比忽大
發職員熱、運動選舉、所費不貲、雖
舉債爲之弗飽也、問其故則爲有一
相者、謂彼兩年中、必做各長、某
信其說、因思一窮教員焉有省長之
階梯、惟有選舉一議員資格、以爲之
階梯耳、依此選舉運動之目的、在議
員、實有省長也、此種謬妄之觀念、
中於人心、道德與政治之前途、皆將
至於不可問、八謂中國良心破產、
其慨然曰、噫

繼以營生業、雖二字、即此繼
芳名遂因之以爲商號之燕支自願
芳名既已開到三四語矣、又各自
、熾盛興榮、桃花下、滿堂近繼
公子一見傾心、即商量嫁娶、旁心
款亦早已得爲天然、日來已滿席
召託言進香寺告假、實則東來博
行將夜腐成蝠也、

○滑稽問題、 (石皮)
上海的烟店、現在爲甚麼宣傳
苦的營業所說的甚是荒唐、
客室中面而有趣味者、有附贈

聲明、市民施診所醫院、於四日
經公推選第二、台臨時口贈、
一、承楊廷芳先生、惠大鼓書、詞
一、謝、笑、一週六、
二、又符以一、百零二、理兩福
其編、續、續、也、入欲引最
鍾、使、向、雲、云、內容奇佳
可隨今時代大眾介紹、(丹粉)

麒麟身世記